



夫子洞乡村儒学讲堂挤满了村民。

传统文化的新路子

进讲堂 推广乡村儒学

文/片 本报记者 李钢 刘帅
实习生 邵鲁文

听乡村儒学讲堂已成习惯

“圣人训，首孝悌，也就是孝为先，其实在我们身边就有不少孝动天地的事，像薛城的田世国捐肾救母，被评为了200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。”11月8日上午，夫子洞乡村儒学讲堂里，来自泗水县老年大学的义工李杜勇正在讲授着《弟子规》。

小小的讲堂内，挤满了村里的老幼妇孺。

为不影响讲堂秩序，张宜燕抱着啼哭的孩子先从讲堂里出来了。这个隶属于曲阜市的尼山村距离泗水县的尼山圣源书院不足千米。“虽然不远，但有些年纪大的，还有孩子，想去书院还是麻烦。”张宜燕说，在圣源书院听了十几次后，现在自己村里也开起来了，听两周一两次的乡村儒学讲堂已成了不少乡亲们的习惯。

尼山圣源书院副秘书长陈洪夫说，谈起“乡村儒学”的发起，还要回到8年前。

早在2006年，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、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王殿卿来到尼山，提出要重新建立“尼山书院”的想法，之后，牟钟鉴、丁冠之等学者一拍即合，在各方支持下，尼山圣源书院于2008年正式成立。

“书院虽然就位于尼山脚下，离孔子诞生的夫子洞只有八百米远，但我们不调查不知道，一调查真是吓一跳。”2012年底，中国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、尼山圣源书院秘书长赵法生在书院周边走访发现，住在夫子洞旁的乡亲们口里挂着的仍然是“孔老二”，许多老人提及孔子还心有余悸。

赵法生说，不仅仅是书院周围，许多农村传统文化教育缺失，孝道、家庭伦理出现了问题，传统文化急需“灵根再植”。

去年初，经过一番筹备，赵法生与陈洪夫、金英涛等商量，决定先从讲授孝道开始，并由此拉开了乡村儒学讲堂的帷幕。

一年多乡村儒学，古道热肠再现

2013年1月16日，乡村儒学讲堂第一讲在尼山圣源书院二楼会议室开讲。

“虽然决定开设乡村儒学讲堂，但能不能吸引村民，一开始心里并不是特别有底。”但让陈洪夫没想到的是，那天老头、老太太、抱孩子的妇女、连身体不好的村民都来了，挤满了会议室。半个月后，第二次乡村儒学讲堂来的人更多，周边夫子洞村、周庄的都来了不少。

让赵法生等人感到欣慰的是，通过开展乡村儒学，村民不仅家庭和谐了，助人为乐也逐渐成为当地的新风尚。他就记述了这样一个例子。

早在8年前，一批学者就走出书斋，来到孔子诞生地创办尼山圣源书院，而后又走进乡村，义务讲授儒学，在探索弘扬传统文化上趟出新路子。

一年多来，乡村儒学呈现“燎原之势”，在济宁、聊城、潍坊等地不断涌现，这背后既有文化学者的实践，又有行政的不断助力。

习近平山东考察一周年

奔跑吧山东

寻道

舜鲁晚报

B03

2014年11月11日

星期二

编辑：龚海

美编：晓莉

组版：韩舟



乡村儒学推广示意图

聊城

一堂道德课 挽回一个家庭

韩屯镇是在茌平县比较偏远的乡镇，基础比较差，农村问题比较多。为解决这些问题，我们开展了孝道教育。我们先后搞了十佳孝子、好媳妇、好婆婆的评选，搞道德讲堂，学习效果十分突出。

有个40岁左右姓马的村民，正和老婆闹离婚，家里的东西都摔了砸了。支部书记来劝架，让去听听传统文化。

老马在我们学校上了一天课，心静下来了，觉得老师讲得有道理。晚上回家炒了四个菜，妻子还以为是最后的晚餐。他对妻子说，我听了老师讲课才知道，自己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。晚饭后又烧了热水，给妻子洗脚，妻子眼泪都流下来了。

(聊城茌平县韩屯镇党委书记 闫杰)

青州 孝治让“混乱”村 成文明模范村

我们村位于青州市弥河镇西南部山区。当初，村里不孝敬老人的现象很普遍。村干部带头打骂老人，有的村民每个月20元的赡养费都不给父母。小青年找不上媳妇，大姑娘都说这个庄的人打架、打娘、打爷成风，坚决不能嫁。

2002年底，村里把“以孝治村”写进村规民约，投资2万元建起了孝老、敬老大餐桌“鸿哺堂”，每逢老人节，村委出钱做菜、做饭、唱大戏，邀请老人在儿女的陪同下到大餐桌坐席就餐，让儿女来端菜、端酒、倒水、倒茶，重建老人养儿女小、儿女伺候老人到老的中华传统美德。经过十多年的“以孝治村”，一个混乱的村庄变成了山东省的文明模范村。

(青州市张家洼村村支书张永护)
本报记者 刘帅 整理

“乡村儒学”仍面临不少现实瓶颈

“要扩大讲堂的数量，就要有足够的授课人员。”陈洪夫说，一般来做讲座的专家大都是志愿从外地赶来，“专家万一有其他事情，可能就没法延续，所以关键还是要依靠本地的知识分子。”

“我们多方寻找，发现县老年大学的学员中有不少知识水平不错，经过一定培训可以担任讲课嘉宾。”陈洪夫说，就这样经过多轮培训，一个由老年大学学员为主组成的“乡村儒学老年志愿宣讲团”正式成立，每两周自费赶到各“乡村儒学讲堂”进行授课。

而对于计划在全市400多个村全面推开“百姓儒学”的曲阜来说，解决师资力量则更加紧迫。

此外，授课专家虽然儒学水平高，但有时候难免会出现理论性偏强、不贴近农民生活的问题。“一开始，我们也很担心，听众能认真听吗？”已经讲过多次课的义工孙文民说，“讲堂里的听众不是整齐划一的，既有老人又有孩子，知识水平各不相同，要吸引住他们不容易。”

在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颜炳罡看来，固定的讲师队伍和能让百姓接受的方式手段，是建立儒学推广长效机制的关键。而在整个推广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“以点带面”，“通过示范点的实践做出一种适合推广的模式，继而带动区域文化的整体提升，直至真正深入社会。”

面对当下的“儒学推广模式”，社会上也出现了部分质疑之声，认为这种儒学推广还不够理性，担心走偏，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、秘书长王大千接受采访时就提醒，“必须找到一条真正适合现代农村社会文化传播方式的道路，而非简单地借助行政手段。”

当然，乡村儒学建设不是要回到古代，而是要让孔子穿越时空走进现代。正如赵法生所说，优秀儒家文化与民主法治的有机结合，将不仅是孔子的重光，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凤凰涅槃。